

白痴

白痴 / 坂口安吾著；黃鈞浩譯．-- 初版．--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民90〕

面： 公分

譯自：白痴

ISBN 957-733-480-6(平裝)

861.57

89020268

白痴

作 者 / 坂口安吾

譯 者 / 黃鈞浩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電 話 / (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 11954996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1 年 1 月初版

定 價 / 2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HAKUCHI by Ango Sakaguchi

Copyright © 1946 by Tsunao Sakagu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ORION and KEIO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簡介

坂口安吾（一九〇六一—一九五五），生於新潟縣新潟市。一九二六年考進東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大學畢業後，創刊《言葉雜誌》。後在後繼誌《青色的馬》發表短篇小說《風博士》，獲得文壇注目。戰後，其文學主題以〈墮落論〉理論小說化為主，為日本頹廢派作家的代表人之一。

譯者簡介

黃鈞浩，一九五九年生，南投縣人，台灣大學畢業。曾任出版社主編、策劃、譯者，對於小說、漫畫的研究孜孜不倦。現居南投鄉間。

白痴

坂口安吾◆著 黃鈞浩◆譯

新雨出版社

◆目錄◆

何去何從 5

白痴 3
5

母親上京 7
3

大衣與藍天 1
0
1

我想擁抱大海 1
2
7

戰爭與一個女人 1
4
1

千嬌百媚多情女 1
6
3

關於坂口安吾與其作品 2
3
3

何去何從

在那個年代，我每天都是豎耳傾聽。這句話的意思，並非指集中精神去聽，相反地，是說連思考的力氣都已喪失，所以只能靜靜聆聽。

我獨自一人住在工廠街的公寓。雖然通常是獨處，但有個女人每天會過來找我。漸漸地，我的住處也就多了一些鍋、盆、碗、筷、碟，甚至連味噌罐子、刷子之類的髒東西都一一出現。

「我不喜歡跟鍋盆碗碟這類物品共處一室！」

每次東西又增多，我就抗議，但那女人總是置之不理。

「沒有碗筷，沒人能活。」

「我不是還活著嗎？上餐館吃就好，把那些鍋盆碗碟全丟了吧！」

她只是吃吃地笑著：「有香噴噴的飯可吃呢！再等一下就好了。餐廳的東西，你一定吃膩了。」

她真以為如此。對於我的想法，她認為全無真實性。

我的所有物中，在飲食方面有用處的，僅只一個漱口杯而已。我很愛喝酒，卻沒有半只酒杯或酒壺，連啤酒的開瓶器也沒有。我不打算讓「本能」之物進入我的房間，但因女人的肉體比食物早一步鑽入我那孤獨的被窩，所以那些鍋盆碗碟自然也就一一溜進來住了。原本我有一份固執已見的純潔之心，如今這個貞節觀念已慢慢動

搖。

人的一生中，一份純潔之心和貞節觀念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我這種人，當游手好閒落伍者的悲哀已如影隨形地沾附身上時，若還不守住那份純潔與貞節，簡直就活不下去。

我厭惡寒酸，最受不了那種「吃只是為了活著」的意識。因此，我非常浪費，可以在一天之內把一個月的生活費花光光，要是用不完，我還會故意送給別人。二十九天的貧困，我用這一天來報復。

我生性憎恨細水長流式的生活。有些人因浪費金錢而落入整整三天只有白開水可喝的窘境，或者因房東和餐館不斷地前來討債而不得不連夜潛逃。像這類敗兵之將絕對無法名留青史。當我體驗到那種悲慘的心境時，不禁笑出聲來。與其刻苦度日讓每天都有得吃，還不如一天就把錢花光，然後喝水度日或連夜潛逃。我滿懷自信地擁護這種生活方式。雖然我是個人渣般的酒鬼，但對這種生活方式絕不後悔。

我不要鍋碗盆碟，並非為了方便連夜潛逃。那是我與生俱來的宏大誓願——抱歉，我天生就是輕佻的人，凡事都愛誇大其詞，所以才這麼說。不過，我就是這樣安慰自己才能活到今天，那是我的搖籃曲。總之，我不是為了活著才吃飯的，我對自己如此解釋，因此身邊絕不放碗筷。

我寫的文章幾乎都賣不出去，當然也就賺不到錢。我已是個落伍者，但我對這樣的命運甘之如飴，反正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當年在桃山城內惶惶不安的豐臣秀吉和如今在公寓斗室中意識懵懂的我，在精神層面的高低安危上想必無甚差異，僅只外表有些不同而已。但我最擔心的是，秀吉全力以赴在做事，而我這個落伍者卻可能因頹廢萎縮導致力量扭曲或消失。

回想起來，我從少年時代就喜歡落伍者了。在我看得懂些許法文後，就和一名叫長島萃的人每週會面一次，一起閱讀盧諾魯曼的劇本《落伍者》（只是該劇十分枯燥）。但是在此之前，我愛讀愛倫坡、波德雷爾和石川啄木等人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愛上了落伍者。我對摩利耶兒、佛蒂耳和伯恩馬歇等人作品的熱愛，也正是基於對其中「虛無」的熱愛。那是一種把人生底層伏流中的岩盤暴露出來的虛無。不過，我對落伍者的偏好尚可追溯到更早期。我曾就讀於新瀉中學，但在三年級時的夏天被開除，當時我就在學校課桌蓋子的內側刻字，上面寫著：「總有一天本人將成為偉大的落伍者而名留青史」。我唸小學時原本打算長大後要當大將、大臣或飛行員，究竟從何時開始，志願竟然變成了當個落伍者呢？在家庭、學校和鄰居之間，我都是一個受人憎恨的傢伙，不知不覺中，我就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老是以傲然的態度冷眼看待世人。或許正因為我是如此地玩世不恭，世所罕見，所以才會擁有當時流行思潮中

的一種思想也不得知。

不過，雖說同樣都是落伍者，但現實裡的卻和理想中的有所不同。少年時期那種夢幻般的落伍者，以及盧諾魯曼那類抒情詩式的落伍者，和我現今變成的落伍者完全是大異其趣。

我的周遭一點抒情風味也沒有。如果把我的浪費作風當成是夢想家的天真想法，那就錯了。有些人把貧窮視為大事，板著臉孔過著拘謹刻苦的生活，我認為他們才是太天真了。若單純地看待貧窮，那麼只要工作賺錢就能應付。如果吃飯只是為了活下去，那也有辦法應付，因為若窮到沒飯吃，本來就要怪自己沒出息，既不深刻，也非嚴肅之事，根本不值得一提。若連貧窮本身的無聊或愚蠢都不明白，那就別搞文學了。

我並沒有為了吃飯才工作的想法，所以難怪會一貧如洗。正因如此，我老早就死心了，並能眺望自己的愚蠢。為玩樂而工作，為奢侈浪費也能工作，但我工作之後卻發現無法盡情享受浪費，因此就不工作了。我的生活原則就是這樣，既單純又明快。

最大限度的豪華享受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不喜歡用半吊子的豪華享受來蒙混過關，那樣子我是不會妥協的。同時我認為，只有最大的奢華享樂才能讓我的這些思想和文學的果實熟透，然後才可以摘下，因此我並不以貧窮為苦。對於連夜潛逃和三餐

不繼，我除了苦笑之外並無特別的感觸。我所要的奢華快樂並不存在於世上，也不存在於歷史上，而是僅存在於我的生活背後，和我的背部僅一線之隔。說起來我真是個傻瓜，但人類原本就是傻里傻氣的動物。

為了活下去，我必須擁有對工作和力量的自信，但自信這種東西，其本來的特性就是易於崩潰，而且不會在人的一生中出現多少時日。自信這傢伙是世上最正直的，無論人們如何奉承它，它也絕不欺騙自己。我也曾對它奉承讚美過，但這傢伙卻絲毫不受影響，因此可以說，自信雖可令人心情愉快，但若要長久與它作伴，卻又充滿了苦味。

我認為貧窮並非意念，而是具有肉體特質的，因此我沒有成為理想中的落伍者，也沒有抒情式落伍者的那種心情和厭世觀。我比較沒有落伍者的意識，但卻經常和自信搏鬥，我無法忘記那種在最後一步將自信實質留住的手段。在實質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瞞過自信。

我對餐具的厭惡是本能上的，就像憎恨蛇類一樣。另外，我也不喜歡家具。書籍除特別需要外，我都是讀完就賣掉。衣服方面，我也只有棉袍和浴衣。我「盡力」做到身外一無長物。不徹底的占有慾是可悲且醜陋的，我正是一個不占有一切就無法滿足的人。

這樣的我，竟然占有一名女子，真是大錯特錯。

我雖然阻止了女人的肉體住進我的房間，但這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不久，鍋盆碗碟等餐具開始進駐，我的靈魂也因此頹廢墮落。本來我還有一份不讓餐具進入房間的純潔，自從擁有女人之後，我就失去了對那份純潔的貞節。

我不喜歡女人用布帶繫起和服袖子，拿著擲子拍灰塵的樣子。要看她那副模樣，還不如去看那些扮演長頸妖的女人。即使房裡的灰塵積了一寸高，我寧願坐在灰塵裡，也比女人去清掃好。以前當我住在一個叫取手的小鎮時，半邊的臉曾因患了不明原因的病而腫起來，約有一分錢硬幣大的地方，長滿了一粒粒不覺得痛的小膿包。有一次，中村地平和真杉靜枝來找我，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真杉靜枝曾說那真像蜘蛛網。沒有錯，那正是蜘蛛結網之處。我曾在半夜醒來，把結在天花板和我的臉之間的蜘蛛網揮掉。到如今我依然覺得不可思議，為何真杉靜枝會直覺地想到蜘蛛網呢？想到這種事，與其說應該讚歎，倒不如說十分愚蠢。

新的蜘蛛網是很乾淨的。舊蜘蛛網骯髒且令人厭惡，顯露出蜘蛛貪慾的不潔；新的蜘蛛網卻能讓蜘蛛的貪慾看來也很清潔，我甚至很想自投羅網，委身其中。我最中

*

*

*

意那種像新鮮蜘蛛網般的蕩婦了，但至今從未遇見過。日本最流行的蕩婦類型是以舊蜘蛛網的網主為主。無論強弱都是內慾型的，但我認為真正的蕩婦應是非肉慾的。會寫小說的女人中並無真正的蕩婦。《列生·丹主露絲》的書中人物是如此說的，我亦頗有同感。

我很喜歡蕩婦，但真正的蕩婦大概不會理我這種男人。即使我想要自誇，也只能搬出虛無主義，此外什麼都沒有。不錯，那我有什麼好驕傲的呢！我本人會說這是奔放不羈的獨立精神，其實那是俗不可耐的。

人生的疲倦與年紀無關。二十九歲時的我比現今的我更疲倦、更憂鬱，眼前只見到人生的衰亡。關於我的女人，我完全不想描寫。我所擁有的女人為了我，已和丈夫離婚了；或者反過來說，也許是為了和丈夫離婚才和我談戀愛的吧！我想應該是後者才正確。

當時我倆避開她丈夫，上山下海四處遊玩，在許多溫泉旅館和老舊旅社留下了足跡。我不是一開始就特別喜歡那女人，也不想將她據為己有。那漫無目的到處逃亡的旅途中所作的夢，在我人生的疲勞上增添了適當的感傷，戰敗而未死的快感令我神魂顛倒，不知不覺中，讓我產生一種想確定自己擁有她的心情，於是導致了這樣的結局。她是個對丈夫厭惡到極點而到處逃亡的女人，但在本質上，她也是個會繫起和服

袖子打掃的女人。雖然她在認識我之前能夠和歐洲紳士翩翩起舞，但如今卻也很樂意為我煮味噌湯。

在我的個性裡，她最憎恨的就是那奔放不羈的獨立精神。她曾叫我不當什麼偉大的藝術家，只要做個平平凡凡的人，希望如同枯木般與我白頭偕老。她對我描繪了老後的光景：我戴著老花眼鏡在看報紙，她也戴著老花眼鏡，正在縫我襯衫上的扣子，兩人都已彎腰駝背，陽光照在我們的背後。這是她真正的願望，她希望將來是那樣子。她再三提起，說要去哪裡買幾塊地，然後搬到鄉下居住。

因為她是這樣的女人，所以我不會感到不滿。原本我說不想「占有」她，因此覺得她這種愛情實在很煩人，令人受不了。

「妳何不去找別的男人，然後跟他正式結婚！」

我這麼說，但她置之不理。她沒當真，是因為知道我的醋勁大，或者說我是個極不願服輸的人。要是她對別的男人產生好感，我就會本能地勃然大怒。雖然怒氣在三天之內就會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連她的長相也忘掉，但在氣頭上時，我一定是怒不可抑、暴跳如雷。因此，她不相信我的話，只有盲信我的愛情，也是很自然的。

我時常在深夜一點左右到一家小酒館喝酒，那是一家像流動攤販的酒館，因此即使營業到半夜兩、三點也很少招來警察關照，對於深夜一點還想喝酒的我而言，是很

合適的店。老闆是個年約三十歲的女人，據說她在每天打烊後都會把一塊類似門板的東西鋪在椅子上，然後就睡在上面。這位女老闆非常淫蕩，一喝醉就把客人留下來陪她過夜，我也經常受到邀約，但因她看來一副骯髒的樣子，長相又十分令人不敢恭維，所以實在興不起和她上床的慾望。她曾對我說：「也許你不喜歡睡在這種沒鋪地板的地方，那我去你那邊睡好了，快告訴我你住在哪裡！」但我沒告訴她。

這個女老闆的丈夫是軍人出身。她曾向我提起，夫婿原本是工兵隊的，那支軍隊曾在暗殺張作霖的行動中負責裝置炸彈。她丈夫退伍後就深居簡出，把自己關在家中自得其樂，是個無賴之徒，住在某棟公寓裡。她十分看不起丈夫，只有當客人中沒有敢留下來陪她過夜的勇士時，她才會讓丈夫來住。她丈夫每晚都會來酒店轉一圈，見有客人留下過夜，他就回去。他也不會吃醋，只會要求喝三、四杯酒和一些零用錢，然後就乖乖地走了。除了我以外，其他客人都不知道那個男人就是女老闆的丈夫。由於我即使受邀也不會留下來，所以他對我頗具好感，常和我聊天，無所不談。那女老闆亦未對我隱瞞，她曾說：「那混蛋（她都這麼稱呼他）也不吃醋，只會糾纏不休，像隻壁虎。」如果當晚沒有其他客人，只剩我和她丈夫的話，他們就會起爭執，男的說要留下過夜；女的說不行。吵到最後，要是男的想動手，女的就會以更凶暴的態度大罵：「混蛋！滾出去！我要潑水了……」話沒說完，一杯水就潑出去了。於是男的